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6.018

海峡隔不断的真情守望

——从《寻找》到《云水谣》*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根据文学剧本《寻找》改编的电影《云水谣》,采取时空交错的手法,沿袭“寻找”的情感足迹,将单一的爱情主题拓展到爱情与祖国的统一。蒙太奇手法的杰出运用和全面采用DI(数字中间片)技术,虽成功地解决了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商业大片的视听表现和运作模式,却因镜头的过多闪回与切换,各种电影类型的杂糅与组合,不仅显得零乱,而且也削弱了历史的沧桑感,使影片罩上鸳鸯蝴蝶的外衣。

关键词:爱情电影;《寻找》;《云水谣》;电影改编;DI技术;主流价值;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6-0133-06

2006年,中影集团、台湾龙祥公司和香港英皇公司联合投资,耗资3000万元拍摄的爱情文艺巨制《云水谣》,是根据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名誉主席张克辉以自己 and 三位老台胞陈弘、纪朝钦、林东海的亲身经历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寻找》改编而成。

《云水谣》讲述了一个跨越近60年(1947—2005)的爱情故事。影片的片名在女主人公王碧云的“云”和男主人公陈秋水的“水”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谣”字,向观众暗示:这是一部在物欲时代业已消失的古典爱情传奇。在台北与王碧云一见钟情的陈秋水,因参加左翼活动,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以军医身份奔赴朝鲜战场。爽直、可爱的战地护士王金娣对他一见倾心,但他却难以忘怀昔日的恋人,改名徐秋云,有意回避王金

娣。战争结束后,陈秋水随军援藏,王金娣追随之,并径直改名为王碧云。为王金娣的真情感动,陈秋水与之结为伴侣。而身在台湾的王碧云甘愿以儿媳的身份担负起照顾陈秋水母亲的责任。尽管身边有薛子路的默默守候,她依然选择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60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一生未嫁的王碧云早已两鬓斑白,但那段纯真美好的爱情仍然深藏心中。

毋庸讳言,“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对身处物欲化时代的新新人类来说,“《云水谣》为现代观众营造了一个爱情童话、一个爱情传奇,使他们也会相信爱情的存在。透过感情表达人物那种不叫苦、不言屈,宁肯牺牲自己也要维护他人的大爱,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不仅仅是剧中三个主人公个人所有的,而是那一代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1]正因为如此,这

* [收稿日期]2014-06-09

[作者简介]王鸣剑(1964—),男,重庆市梁平县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影视媒介传播研究。

部兼具“商业”与“主旋律”因素的爱情电影,无疑是2006年思想、艺术和观赏结合得较为完美的情感大片。

一、从单一的爱情到双重的爱情和爱国

电影文学剧本《寻找》与电影《云水谣》,主题从单一的爱情寻找拓展到寻找爱情与祈盼祖国的统一。表面上看,影片从沿袭剧本“寻找”的时空线索来探究“在人间,把生者和死者隔开的是什么?把相爱的人隔开的又是什么?”实际上,探究了男女主人公有缘无分的终极原因,在于两岸的对峙。从而,使剧本单一的爱情主题升华为爱情与爱国的不可分离的哲理追问。

(一)显性爱情:回归到爱情本质的忠诚与执著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管世事无常、还是沧海桑田,最能感动人心的是两性关系,哪怕在商业文化盛行、速食爱情昌盛的今天,纯真的爱情,仍然是人心里最柔软的东西。而电影《云水谣》就触摸和焐热了那久违的爱情真谛,纯真爱情中的忠诚与执著。

《云水谣》以在世的女主角王碧云作为影片的叙述者,追溯了一个隽永纯洁的爱情命运故事。编导精心设置了两场偶遇(陈秋水与王碧云在狭窄楼梯上擦肩而过时的两情相悦;王金娣在朝鲜战场受伤住院时与陈秋水邂逅的一见钟情)、两场分离(陈秋水追随王碧云离去的小车;王金娣紧追陈秋水渐行渐快的火车)、两场重逢(王金娣前往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看望陈秋水;援藏医院的同事告诉陈秋水有一位叫“王碧云”的找他)的煽情戏,和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道具(钢笔、日记、戒指和纽扣),将沧海桑田、海枯石烂、至死不渝的“古典式”爱情故事渲染到了极致。

陈秋水因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被迫远避大陆,在雨夜与恋人王碧云痛苦惜别,从此二人天各一方,隔海相望,坚守“等待彼此”的誓言,思念对方。王碧云一方面以儿媳的身份代恋人尽孝,另一方面又发疯的到处打听陈秋水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遍寻无果后,她选择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

守着一幅肖像和一枚纽扣,终身未嫁。从红颜变成白发,长达60年,痴心不改。为了烘托爱情本质和信念,编导还在王碧云的生活中,配备了对她痴情一辈子、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薛子路。和王碧云一样,薛子路为爱静候了一生。

离开台湾的陈秋水,参加了游击队,到过朝鲜战场,来到第四军医大。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恋人,趁暇在浙江美术学院、厦门大学的资料馆去寻找王碧云的踪迹。失望之余,伴随着恋人的画像、戒指和钢笔,在孤独的思念中忘我的工作和生活。他甚至为思念母亲徐凤娘和恋人王碧云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徐秋云。同样,编导为了彰显陈秋水对爱情的信念与执著,在他身边也配备了对爱情怀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王金娣。为了爱情,王金娣甘心成为王碧云的替身,追随陈秋水,最后葬身雪崩。

为了使古典式的爱情信念和坚守与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爱情观联系起来,编导还有意在片中增加了一个穿线似的人物,游走于新加坡、香港、纽约和大陆的都市时尚年轻女子——王碧云的侄女王晓芮。在喝着可乐,听着流行歌曲,穿越于网络长大的“80、90后”的心灵天平上,事业、成功、金钱远比爱情重要。诚如王昆仑的妻子卓玛央金在酒吧问王晓芮为何不结婚时,她沉思后这样回答:“到处都是小心眼的男人和势利眼的女人,像你公公婆婆和我姑妈那样的人是稀有品种,已经灭绝了。”她不再相信爱情,所以奉行独身,剩下的只是对姑妈等上一辈人“纯爱”的不解与好奇。

影片通过王碧云为爱孤独一生,终身不嫁;陈秋水为爱寻觅半生,痴心不改;薛子路为爱不求回报,不遗余力;王金娣甚至为了爱甘愿作别人的影子等人物,共同成就了一个海水相望的爱情故事,来表现爱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才触动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泛起爱的层层涟漪。爱情原本如此,忠诚与执著才是她的应尽之义。

(二)隐性价值:家国情怀中的国家统一

《云水谣》表面上描写的是四个男女的感情故事,其立意却隐含了家国情怀中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期盼与愿望。在影片中的爱情描写中,处处

呈现出家国情怀、内地人民和台湾人民血浓于水的主流价值观。导演尹力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对此有明确地阐释:“《云水谣》当然主要写的是爱情,以爱情为目的,以爱情为出发点,以爱情为感召力,但从来没有简简单单地停留在感情层面上。虽然它讲述的是一个跨度60多年的爱情故事,但是为什么观众觉得它不单薄,不是小桥流水,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抒怀?因为我们把历史跨度放在这样一个爱情过程当中,整个影片不光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感情故事,这里边还透露出了很多类似家国情怀之类的宏大主题。”任何国家的主流电影都要弘扬真善美,表达主流价值观。“具体到《云水谣》来说,用‘主流电影’的说法更为准确。像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阿甘正传》,它都在讲一个主流价值观,这个主流价值观不管是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大众的意愿。《云水谣》当中,绝对不是简单地把爱情作为标签贴在上面,观众已经很难把爱情主旨和爱国主义、家国情怀分开,它们是渗透在一起的,这也是它动人的重要原因。”^[2]

这种家国情怀在陈秋水的经历和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在民主与黑暗的博弈中,并没有沉浸在自我的小天地里,而是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像鲁迅小说里的斗士一样,他参加了台湾“二·二八”爱国民主运动,投身革命、抗美援朝、支援西藏。在忘我工作之余,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难以忘怀台湾的母亲和恋人。

祈盼国家统一的主题,在影片一开始就呈现出来。王晓芮给姑妈打电话时,王碧云就告诫侄女“世界这么大,你总得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跑来跑去,哪天是完,人是不可以这样漂浮在世上的。”王晓芮去祭奠薛子路叔叔后,有感于姑妈这一代人的感情,疑惑道:“在人间,把生者和死者隔开的是什么,把相爱的人隔开的又是什么?”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知道了陈秋水与王碧云之间的爱情悲剧,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造成,而是政治和战火导致他们隔海相望,思念无着。从而促使人们思考在历史背后个人悲剧的政治原因,以此呼唤祖国的统一。影片结尾,通过一只雄鹰从

雪域高原穿越云层,飞越群山峰峦、黄河长江直至海峡对岸,更加明确地寓意两岸人民的希望与企盼,只有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的统一,陈秋水和王碧云式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二、故事线索和叙事策略

尹力在导演《云水谣》之初,就确定了“尽精微,至广大”(徐悲鸿画素描时的一句名言)的艺术追求。影片采取现实与历史、时间与空间交错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酷爱绘画的王碧云,一生未婚,情感世界充满着故事与神秘。厌倦刻板生活,酷爱自由的侄女王晓芮颇感好奇。她先后到香港、台北、上海、拉萨等地去“寻找”姑妈的“爱情传奇”,从而将王碧云近一个甲子(1947—2005)的爱情历史,通过现在与过去相交替的方式在广阔的空间范围中娓娓道来:台湾青年陈秋水和王碧云的彼此相爱,陈秋水逃亡后王碧云与陈秋水母亲以及薛子路的深情交往;朝鲜战场徐秋云(陈秋水)与王金娣的相识相知;西藏高原徐秋云与王金娣(王碧云)的感人结合等。影片在王晓芮“寻找”的足迹里和老年王碧云“穿针引线”的回忆中,将时空范围扩大到新加坡、美国、日本、朝鲜以及我国的西安、福建等地区。

在这种时空交错中,影片立足“情”的基调,通过王晓芮“寻找”姑妈爱情故事的前因后果,带出故事中的人彼此“寻找”的情感历程。

当王碧云与前来辅导弟弟英语的台湾医科大学学生陈秋水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她少女之心就此拨动后就再也没有停上过。爱情的等待与寻找,成了王碧云和陈秋水、王金娣生命的全部。她们都是为爱情的等待而生的,也是为爱情的寻找而活的。

王碧云拖着柔弱的病体,到庙里去抽签占卜、四处打听陈秋水的消息、拒绝薛子路几十年的不离不弃,一往情深。陈秋水在抗美援朝胜利凯旋,生活较为安定时,便开始到杭州美院和厦门大学去“寻找”王碧云的踪迹。王金娣为了“寻找”陈秋水,不惜背着父母跑到西安,甚至改名王碧云追到了西藏。片中人物相信爱情,视爱情为宗教般虔诚,为了心目中的恋人,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去

“寻找”,哪怕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也绝不灰心,永不放弃。王碧云一辈子的寻找与等待,换来的却是早在1968年陈秋水就已在雪山遇难的噩耗。当她从视频上看见酷似恋人的陈昆仑时,积压一辈子的思念终于爆发。因网络原因听不清陈昆仑讲述自己父亲的故事时,王碧云老泪纵横,声嘶力竭。陈秋水虽然“寻找”无果,但在他心目中,王碧云仍然是他的最爱。他为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徐秋云。王金娣的“寻找”虽然圆满,却付出了成为王碧云替身的代价。不管结果如何,片中人物对爱情的寻找和等待,无怨无悔。这正是生活在现代物欲社会里的王晓芮们所羡慕和追求的。

生活在现代都市(香港的饭店,上海、西藏的酒吧)嘈杂喧闹环境里的王晓芮,每次出场的后景中都会有一对时髦的现代青年旁若无人地相拥热吻。这种现代青年“快餐前卫”的恋爱方式与前辈“纯情痴恋”的恋爱方式,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使人凭空生出几多世事沧桑、今夕何夕的悲凉感,也揭示出发生在王碧云和陈秋水等人身上的带传奇色彩的古典主义式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已成为遥不可及的追忆与梦想。

正是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王晓芮才不辞辛劳去追寻那一段苦涩悲情、业已尘封的历史足迹。王晓芮在寻找过程中,深切地感悟和体验了姑妈这一代人的爱情传奇,虽面临绝迹,却依然美好。毕竟岁月易老,爱情常新。正如海峡能分隔大陆和台湾,却无法阻隔两岸人民的团圆之心一样。

《云水谣》的叙事策略最突出的是影片叙事的历史长度。影片中的故事穿越了1947年到2005年近60年的时空,从宝岛台湾到鸭绿江畔,再到青藏高原,恋人们的情感历程在历史风云中跌宕起伏。在这个甲子轮回的历史过程中,编导以一种现在进行式的方式叙事,通过无数次闪回,呈现出了陈秋水与王碧云/王金娣之间的漫长爱情悲剧。这种巨大的历史跨度,使影片不仅延宕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加重了情爱叙事的力度。

《云水谣》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台湾生活、抗美援朝、援藏遇险和西藏采风四个叙事单元。影片

在处理这四个叙事单元时,重在表现人物的情感故事,历史背景也是为人物的情感变化服务的。台湾生活的叙事重点是陈秋水与王碧云的相识与相爱。因陈秋水是左翼人士,在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后被迫与恋人王碧云分别而远走大陆。台湾二·二八事件,仅仅作为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开始的背影,叙述较为简略。萧瑟的阴雨连绵和警笛长鸣的压抑氛围,成功地表现出台湾当时肃杀的政治环境。抗美援朝的叙事重点是陈秋水与王金娣在冥冥中的邂逅与相识。战争的残酷、青春的飞扬和胜利喜悦,在战地医院、文艺表演和凯旋回国的场景中,火红的历史年代得以精彩呈现。援藏遇险的叙事重点是陈秋水主动援藏,王金娣跟随前往,改名相伴,最后双双为新生命的诞生而殉难雪山。这段复杂的历史与影片的主题关联度不大,编导仅将其作为纯洁人物情感的背景展现。蓝天、白云、圣湖、雪山等西藏风光,使主人公的爱情与归宿显得异常的圣洁与纯净。陈秋水和王金娣在1968年因雪崩殉职后的故事,由王晓芮远赴西藏采风来追述与补缀。编导注重历史细节而模糊历史背景的处理方法,虽确保了有限时间内这个爱情悲剧的完整性,却给人以童话般的感觉。难怪有的评论者,将影片冠之为“历史外衣下的鸳鸯蝴蝶”^[3]。

三、杰出的蒙太奇手法和全面采用DI(数字中间片)技术

《云水谣》采取时空交错的手法,讲述大时代背景下隔海相望的爱情传奇。编导紧紧抓住原著中的“寻找”意象,通过镜头和画面的转换和组接,将现实与历史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观众在过去和现在的情节中,跟随男女主人公去沐浴纯真的爱的洗礼。

影片中的时空转换比比皆是,较为特别的有两处:王晓芮在香港给姑妈打电话时追问把相爱的人隔开的原因时,王碧云注视着陈秋水的画像,镜头的光线由明变暗,从陈秋水的画像叠化出1940年代末台湾擦皮鞋的场景;另一处是王晓芮轻抚姑妈在台北家的大门时,镜头通过将门做旧的画面再一次把观众从现在带回到过去。

尹力在设计“秋水寻碧云”的内容时,出色地

创造了两个优秀的隐喻蒙太奇(剪接式拍摄方法,即把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的手段):一个是台湾西螺的碾米场,另一个是西藏的卫生院,一群鸭子和三五个小孩,以此表现陈秋水寻找王碧云的急切和艰辛。“在两段寻找之路中分别有翠竹和木柴将画面完全遮挡,翠竹和木柴便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4]如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学观念,表达手段的能指——翠竹和木柴,表达含义的所指——祖国内地与台湾的分离。正是“翠竹和木柴”的遮挡隐喻了“秋水寻碧云”“碧云找秋水”的艰辛与因海峡阻隔,无法团圆的悲剧。此外,影片中三位主人公身体的缺陷,也具有符号学上的意义。王碧云的腿有风湿关节炎,陈秋水的腿在朝鲜战场上冻伤,薛子路的鼻出血。他们身体的缺陷,既昭示了他们的悲剧结局,也隐喻了台湾不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的版图就不完美。影片结尾一只鹰在崇山峻岭的雪山之上朝着宝岛台湾凌空飞翔而去……照应并回答了影片开始时王晓芮的疑问,把生死与死者、相爱的人隔开的原因是那湾浅浅的台湾海峡,从而使影片的主题突破了小我的爱情而上升到国家的统一。

尹力在创造隐喻蒙太奇的同时,又将巴赞等人倡导的长镜头手法融入其中,二者相得益彰。《云水谣》开篇长达6分钟的长镜头:擦皮鞋的少年、吆喝的卖报人、喝茶的闲人、横行的兵痞、当地的婚嫁、传统的闽南戏和台湾的布袋戏等,令人叹为观止。尹力通过镜头从窗户内拉出,缓慢地移摇到台北街头的三条里弄,在一番升降推拉中,陈秋水在声音的引导下进入画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了1940年代末台湾特有的民俗民情景象,激发起观众对片中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期待。这组“长镜头是由前期实拍的7个镜头与三维制作的1个镜头通过数字特技合成完成的。”从而“把来自于真实环境中不同空间场景与虚拟的景象统一融合为视觉一体化的叙事空间,为影片造就了特殊的时空涵义。”^[5]此外,呼应“云水”寓意的“海峡波涌”(片头)和“鹰击长空”(片尾)等长镜头,也值得称道。

《云水谣》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采用DI(数字中间片)技术的影片,在画面色彩和清晰度上堪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画面质量媲美。航拍使

纽约街衢到香港闹市,台湾街景到西螺乡下,朝鲜战场到西藏雪山,画面、光影和色彩的变化,转换自然、流畅,令人惊奇。

四、《寻找》改编为《云水谣》的得失

《云水谣》对《寻找》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张克辉的《寻找》,重在表现海峡两岸的对峙导致骨肉分离,爱情失落;而《云水谣》在遵循原著“寻找”线索的基础上,加重了主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分量,使之影片在给人赏心悦目的同时,又倍感丰盈深厚。为此,编导在改编时将陈秋水与王碧云的爱情传奇置身于恢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使之两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与海峡两岸人们的共同心愿相系,从而使爱情与爱国的意蕴融为一体。同时,《云水谣》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商业大片的视听表现和运作模式,将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国家统一,以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视听语言表现出来,取得了双赢的佳绩。

与原著相比,《云水谣》无论是在描写爱情传奇,还是创造电影类型,乃至丰富电影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云水谣》中的每个人都在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爱,把两性之间的情感,当成一种信念而非责任或承诺。即便这种爱虚无缥缈、遥遥无期,即便这种爱给自己带来万劫不复,也无怨无悔,绝不放弃。《云水谣》里的爱情观,为当下时髦的“快餐爱情”重塑了一个永恒的范本——忠诚、执著。只要心中有爱,爱情就永葆新鲜。

编导基于市场考虑,在《云水谣》中融入了纯情(一见钟情)片、苦情(终生思念)片、战争(抗美援朝)片、异域(雪域高原)片、革命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后)片、怀旧(追忆寻找)片等多种电影类型,以期满足不同观众的视听需求。与此多样化类型片相适应,《云水谣》在表现每一个主题类型时,都确立了与故事相匹配的主色调。初恋时的明媚春光,战争中的土黄色,漫长等待中的沉闷阴暗,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等,无不恰到好处地奠定了主题类型的转换,也有力地烘托了人物心理,从而完成了多样化电影类型融为一体的创作目标,使之成为一部主旋律题材的商业大片,具有了极高的欣赏价值。

《云水谣》中的一些情节设计和细节,也颇为

出色。如影片开始时“欲扬先抑”的“信纸风波”，片中王金娣在火车站“异峰突起”地大叫陈秋水“哥”的情节；陈秋水回答王母家境时的特写镜头，秋水和碧云在狭窄的楼梯上擦肩而过的近景展示，王母辞退陈的借口，陈母吩咐儿子赶紧给王家打电话，王金娣到西藏遇见陈秋水抽烟时的对话等细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中的一些道具和台词，也值得称道。如王碧云手中的那枚纽扣和陈秋水手中的那支钢笔，既是见证他们爱情坚贞的信物，又是贯穿剧情始终的情感道具。一些人物的对白，既有哲理性又富有潜台词，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主题和人物心理。如王母发现女儿爱上陈秋水后，借口朋友有暇来给儿子教英语，要解雇陈秋水。王父突然说道：“你的朋友是教日语的吧”，王母反诘道：“你喝多了”。多年以后，王庭武准备移民美国，人近中年的薛子路来王家看望王碧云，王父问他：“她总是这个样子，你以后还肯再来吗？”薛子路回答：“只要她还在等陈秋水，我一定会来”。因为担忧女儿的未来，王庭武成天以酒浇愁。王碧云说：“爸，我求求你不要再喝了，你都已经酒精中毒了。”王庭武说：“你醉得比我还厉害，这么东跑西跑是徒劳的，你醒醒吧。”简短的几句对白，将三个人的性格、内心活动展露无遗。

毋庸讳言，影片在描写长达60年的爱情传奇时，历史变迁的蜻蜓点水或者有意略去，使陈、王两人的爱情未免太纯粹和浪漫了，缺乏沧桑历史的支撑，显得不够坚实。影片为了满足不同类别和层次观众的视听需求，采取各种电影类型的杂糅和组合，使之在处理每一种类型和各类型之间

的过渡关系时，也显得生硬而创意不够，不仅使历史进程的图像模糊，而且使每个类型单元也有轻飘飘之感。“要啥有啥”的意图，像大杂烩一样，虽然总的感觉不错，但毕竟特色并不突出。此外，镜头的过多闪回与切换，也使不知道剧情、初次观看影片的观众，有时空转换过于零乱之感。

在人物刻画上，相比于王碧云的苦苦寻找和矢志坚守，陈秋水的独身和对王金娣感恩的接受，显得有些单薄。一些镜头也缺乏应有的历史深度，有迎合现代观众取悦市场之嫌。如王碧云到西螺来看望陈秋水时，两人在乡间公然拥抱。再如在拉萨的援藏医院，陈秋水听说“王碧云”来了，把氧气瓶往下一扔就开始疯狂地跑去找她，这也有点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显得不够真实。

然后，瑕不掩瑜，改编自《寻找》的《云水谣》，作为一主旋律的商业大片，无论是主流价值、人文关怀，还是爱情描写、艺术表现，乃至市场运作等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参考文献]

- [1] [2] 宋翌,尹力.“平波秋水 狂澜深藏”——访问《云水谣》导演尹力[J].电影新作,2007(1).
- [3] 眉间尺.云水谣:历史外衣下的鸳鸯蝴蝶[N].北京青年报,2006-12-13.
- [4] 张险峰.经典电影作品赏析读解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7.
- [5] 徐欣.电影《云水谣》开篇长镜头的数字合成制作[J].现代电影技术,2007(7).

(责任编辑:朱德东)

Almost a Whole Life Vicissitudes Can not Cut the Real Feelings across Taiwan Strait

——From “Looking For” to “The Knot”

WANG Ming-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film “The Knot” revised from literature play “Looking For” uses time-space intertwining method, traces the emotion of “looking for”, and extends the single loving theme into the unity of loving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lthough the splendid use of Montage method and overall application of DI (digital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successfully solve the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film and the operation model of the audio-visual expression of a commercialized film or a drama, excessive flashback and lens switching as well as the inclusion and combination of various movie types make this film not only look in a mess but also weaken its vicissitude feeling to make this film wear the coat of a mandarin duck and a butterfly.

Key words: waiting for a lover by real feelings; “Looking For”; “The Knot”; film revision; DI technology; mainstream value; human care